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四

段玉裁學

金縢第十四　周書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論衡死僞篇亦作不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尚書作不也而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悆是古文尚書亦作不也葢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　豫釋文云本又作忬忬葢卽悆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悆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

引聖讒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
義有別僉葢壁中故書如是孔子國以今文讀之乃易
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者不可與道古矣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舊本葢作睦卜釋元應大唐衆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引
孔安國曰睦敬也古睦穆相假借如孟子趙注君臣集
穆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旼旼穆穆此字
葢亦衞包拘於俗用睦訓和穆訓敬所改說文睦目順
也一曰敬和也　又按稚誥旁作穆穆孔以敬敬訓之
本作睦亦未可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功周本紀魯世家作質今文家說也質讀周鄭交質之
質史記正義云以贄幣告三王誤矣

爲三壇同墠

周禮夏官大司馬職注曰壇讀爲同墠之墠玉裁按讀
爲今本作讀如非也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墠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唐石經作於

植璧秉珪

今文尙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大完
挩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緜曰戴璧秉珪載戴古通

用也古文尚書作植正義引鄭注植古置字可證玉裁

按戴𢦏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咍職德部是以所傳各

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

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爾如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

芸隸釋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集注云植立之

也非是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於地斯已矣又有

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

位殷楹鼓注引植我鞉鼓廣雅引詩亦作植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曰禮謂始

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玉裁按此

引古文尚書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

子貫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　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錢氏大听曰大唐石經作太一點似後來所添唐石經無太字惟尚書屢見之細驗旅獒無逸武成召誥諸篇似俱後人增加玉裁按恐皆衞包所改刻石從之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

某魯世家作王發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玉裁按云馬同

者馬亦同孔訓丕子爲大子也云徐甫眉反者音與普悲略異亦謂孔大子之訓然也云鄭音不者正義曰鄭元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作注之例凡言讀曰即讀爲也讀爲者易其字也丕不字經典中多互易者

今文尚書作負子史記魯世家及後漢書隗囂移檄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丕子鄭注丕讀曰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咍部

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

之責葢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駰引孔氏丕子之注為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

下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此畧同而妄施攺竄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諸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兹徐廣徐彥說復乖異

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

予仁若考四字魯世家作旦巧二字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論衡死偽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玉裁按此不與史記所錄今文尚書同

如植璧當作戴璧恐是後人改之

佑俗右字

罔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墜俗隊字

鄭注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玉裁按震澤王氏史記琹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尚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祕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白虎通蓍龜篇尚書曰卜三龜

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龜謀襲吉注引乃卜三龜一習

吉而云襲與習通玉裁按正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于休祥與此眞古文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擴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訓因周易習坎是也

啓籥見書

周禮大卜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乃并是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玉裁按作逢者葢今文尚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葢逢之訓詁字幷逢聲之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玉藻

君定體鄭注云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無體字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茲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己之死也聖人舉事發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俟之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尚能念我天子不忘也

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玉裁按古訓猷爲道葢今文尚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侯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衞包所改也爾雅釋言曰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貞觀時元應衆經音義亦引翌日乃瘳漢書五行志顏注引王翌日乃瘳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注引尚書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日字斷無作翼者漢書皆作翌其作翼者皆天寶已後淺人妄改也如逸周書是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曰馮盛也翊明也見郡國志注此翊明也卽爾雅之翌明也明日之明與光明之明古義無別尋日部昱字曰明也今本說文作明日衆經音義玉篇皆作日明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

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昱翌古音皆羊入切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封集爲韵師古曰翊音弋入切又音立此古音也經典假翌爲昱昱自緝韵轉入屋韵翌亦自緝韵轉入屋韵周禮司几筵注翌日乙丑釋文曰翌劉音育集韵一屋翌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此尤可證翌爲昱之假借字衛包因翌翼皆從羽誤認爲一字而不知翌从羽立聲古音在第七部翼从羽異聲古音在第一部部分相距甚遠孫愐唐韵翌翼皆與職切非也尚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賓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

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爾雅釋故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白虎通崩薨篇尙書曰武王既喪

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蓋相承如是攷毛詩于字唐石經亦閒作於如俟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渠渠俟我於宁乎而於女信處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弗說文作不

說文㢆法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㢆　釋文曰辟

扶亦反治也說文作𨐨云必亦反法也鄭音避謂避
居東都案說文𨐨法也釋文所引不誤今本說文作治
誤也段案從今本說文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失釋文
以治系孔以法系許本無不合孔傳以法法三叔下法
字安知非治之誤乎即孔傳無誤亦別其反語之異不
嫌其義同也𨐨从井井者法也故𨐨訓法嬖从乂乂者
治也故嬖从乂分別畫然𨐨與辟字訓同故以辟建首
次𨐨而次嬖徐楚金注云井者法也此與荆同意井者
法也系說文荆字下引易說觀徐注可以知其正文之
爲法字玉篇嬖訓理也𨐨訓治也理即治之諱文治乃
法之譌文不則亦嘗諱治而云理矣廣韵集韵皆誤作

治

玉裁按我之弗辟孔讀刑辟扶亦反鄭讀避毗義反孔以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鄭以居東爲出処東國待罪罪人斯得爲成王收捕公之屬黨而大誥東征在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周公反之後其說乖異魯世家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則非鄭說也故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述經文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推測聖心無有作聞流言成王狐疑一無顧忌急行誅

討之理則鄭說爲長矣而其字壁中故書乃作彛許叔重錄之彛之訓法也則與孔說合而終以鄭說爲長者古字多假借不可泥於其本義彛乃辟之古文其字惟見於尚書鄭明知故書作彛而不欲如字訓法者古經譬僻避字皆用辟而避字尤不須從辵其辟見說文解字讀鄭甫彛卽辟辟卽避也魯世家用今文尚書亦作弗辟叔重著書不敢云彛古文辟也實叔重之誤學者以法也之訓牽合僞古文辟管叔之言乃敢妄云言我不以法法三叔矣

金氏吉父曰古文尚書辟字作𢆯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侵唯此作𢆯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

從辵從廾皆屏避之義玉裁按金氏說最誤其所云古文尚書者卽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薛士龍本也其作辟者乃𨐨之譌文也惟金縢作𨐨者正是用說文爲壁本而轉寫譌幷作廾眞壁中古文𨐨字斷不止金縢一見許叔重隨意一引耳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旣悉改爲辟字

汗簡𨐨字兩見一以爲蠥一以爲壁曾不知其字在辟部非廾部而辟聲重惟䏆繆小學之難言久矣

尙書後案曰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

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按史官書法甚明曰居東知非征東也曰罪人謂管叔及其羣弟也史臣之直筆也曰得知尚未伏誅也流言至周國不知其所由起至此成王始得其主名鄭云周公之屬黨非也周公之屬黨成王謂之罪人史臣不敢枉筆書之曰罪人也曰王亦未敢誚公者成王非無誚公之意而尚未敢行也亦者亦罪人也成王不敢任管蔡亦未嘗不疑周公也爲執書以泣張本也

罪人斯得今文家謂卽誅三監武庚非當日事勢鄭君謂盡得周公之屬黨當日史臣直筆不應阿意順旨曰

爲鄭人宋元以來諸儒謂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者得之明郝氏京山自出新意謂鄭人斯得王與二公殺管叔也管叔畔而殺之殺其畔非殺其流言也成王至風雷之變始悟流言起管叔也大誥黜殷命專誅武庚也成王殺管叔而周公不知故無損於聖也說則巧矣夫管叔初爲流言時固未畔周公既反乃懼而以武庚畔此當日情形節次大誥之篇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一則曰在王室再則曰伐于厥室非謂三監而何大誥之時三監猶在則郝氏之說其是非不辨自明矣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

詒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　錢氏曉徵曰唐石經
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當以先刻爲正
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釋文遺本亦作貽此從尚
書本玉裁按謂尚書作貽也
詩豳風正義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鄭注云怡悅也
周公恐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
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玉裁按豳
正義言怡悅王心者不一　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
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詩
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

寫從貝作貽俗字如詩風自詒伊阻詒我彤管釋文皆
作貽而云本又作詒既詒我肄則釋文正義皆作詒可
證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
金縢偽孔傳皆同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詒說也同說
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
敢正言故佹言以相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
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佹言
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罪而已郭璞注方言云汝南
人呼欺亦曰詒音殆攷史漢多假紿字爲之列子狎侮
欺詒正作詒字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蓋鄭
注絕無怡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

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因知古經古義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粗而涉焉自謂善述而叛之遠矣

經文作詒乃兼舍孔訓遺鄭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也

名之曰鴟鴞

名徐仙民以政反六朝時又別製詺字今此音此字皆不行

王亦未敢誚公

說文三篇言部誚字下曰古文譙从言肖周書曰王亦

未敢誚公玉裁按古文作誚小篆改作譙史漢譙讓字
皆從小篆誚字獨見於壁中金縢孔子國以今文讀之
定爲譙字而不改其字及古文尚書盛行學者乃知有
誚而不知有譙衛包之奉命改古文乃於眞古文不議
改矣

魯世家王亦未敢訓周公索隱曰尚書作誚此作訓字
誤耳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作从小
轉寫譌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訃集韵曰信
古作訫玉篇之訃即集韵之訫皆本說文𡿨字玉篇从
立心非從大小字也汗簡曰𠑋古文信此亦依從言從
立心之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訃字之

誤葢今文尚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謝公不同

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誚按一作誚者

或以尚書改史記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斯魯世家作盡今文家斯訓爲盡也方言作澌亦作賜

唐書作儩　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

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唶歌棗適今日賜而云然正義

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

悄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尚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

畀人斯得鄭注亦云盡爲成王所得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蔡邕獨斷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此今文尚書同也弁

魯世家作朝服葢釋弁爲皮弁今文家說也

說徐音始銳反此舊音也注疏錄釋文始誤爲如

周禮占人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說魯世家一作節

陳氏壽祺曰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

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

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

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薨成

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弗敢臣也論衡感類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葢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序事聯爲一也玉裁謂死字乃轉寫論衡者之誤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玉裁按大雅瞻卬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

信嘻魯世家作信有古音噫有同在第一部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

知

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

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

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

敢臣見梅賾傳師古注按此今文尚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

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

宜之

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玉裁按惟馬作親迎鄭固作新逆也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今豳正義轉寫淆亂東山箋云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逆經意非錄經文不得据此謂鄭本亦作親迎而讀爲新逆也　又按魯世家逆作迎凡古文尚書多作逆凡今文尚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又按今坊本蔡氏集傳逆皆誤迎唐石經及注疏監本作逆不誤

白虎通喪服篇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後漢書周舉傳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目章聖德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釋文曰築本又作筑王裁按此好事者因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合於爾雅遂改從爾雅作筑而不知釋文王義未嘗言馬鄭王作筑也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筑築皆非正字未見筑是築非也且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安知漢魏時爾雅不作築乎注經者於此等無輕議改

大木所偃四字分二項平說起者起大木也筑者筑所偃之禾𥝩也起大木者分別或立之或弃之皆得云起矣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

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祐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

公壽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彊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

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晉天子命作嘉禾

按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本紀與世家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譌字甚此與世家皆追金東滕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此作三

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易林无妄之蘇曰載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蒙祜列傳曰昔周

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姦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

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二說與此相合謂周所謂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也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案古文家云奔楚與此相類但爲壇禱代之事古文家未必誤以成王冒武王也孟堅云金縢篇有古文說今按大史公自於尙書外兼采他書云自東土歸後歸政而復奔楚則楚非東土也且云亦藏其策於府亦者亦代武王之策也則非用古文說亦明矣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尚書大傳

見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見後漢書周舉傳注 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

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　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玉裁按此與五行
志劉向以為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正同皆用今文
尚書說師古皆以古文說注之非也　儒林傳谷永上
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　後漢書周
舉傳曰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昔周
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
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後漢書張奐傳曰與
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春秋僖卅一年
公羊傳曰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注曰以魯郊
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
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
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　白虎通喪服篇
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阼理
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死得郊
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
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
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
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曰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

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已上皆今文家說

案今文之說最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旣克商二年云武王旣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之後秋大孰之前閒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而突書其薨後之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顚末者

徐幹中論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此讀刑辟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此用古文尚書說而我之不辟讀刑辟與孔傳同

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鴟鴞風雷皆大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列金縢前今文尚書如

是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五

段玉裁學

大誥第十五　周書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

僞孔本猷大誥爾多邦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竝作誥猷不作猷誥也惟繇猷古通用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

雅釋文曰莫一本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詩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鄭箋上猷訓謀下猷訓道豈非其本自分別乎正義凡於鄭箋孔傳猷道也皆不云釋詁文直改之不淺耳抑尙書猷字陸皆無音惟此云音由豈本亦作繇而衞包改之乎疑不能明也

文攷僞孔之移猷於王若曰之下者欲與多方儁誥一之故今攷古引導字多作道道爲繇敎道亦爲繇此云誥道多方云道誥一而已矣莽云大誥道文義正如此作僞孔傳者不知道包二義釋猷大爲大道文理殊不

可通如其傳則當云王曰若大猷誥爾多邦其所作僞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正自用其說也而其作僞微子之

命徑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不可解矣

李善注文選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

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

應劭注翟傳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此應之誤

僞孔傳所本

越爾御事

詩思齊鄭箋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云大誥文　下曲

禮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

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所引書者大誥文也

弗弔

莽大誥弗作不云不弔天降喪于趙薑丁傅益如左氏

傳旻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

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曰割馬本作害

不少延

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

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

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

造莽大誥作遺蓋今文尚書作遺非以故訓字代之也下文予造天役亦作予遺天役馬云造遺也見釋文造字正遺字之譌用今文往古文也

格莽作往

已

莽作熙師古曰歎辭此今文尚書也皆即今之噫字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漢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此用大誥文也

敷賁

孔釋賁以大道則是讀爲墳釋詁曰墳大也方言曰墳地大也釋文云扶云反徐音忿按忿音亦謂大訓也莽

大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莽走疑今文尚書無數字而以責同莽蓋今文家說然也

敷前人受命

莽大誥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按今文尚書敷多作傅如傅納傅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傅故莽云傅近今文家說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即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即經之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皆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

又按于字今文尚書既必無之矣而孔傳云閉絕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尚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魏三體石經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大（三體並存）係（古文）龜（隸）粵（三體並存）茲（三體並存）𢦏（隸）皆尚書大誥文也古粵越通用魏時尚書蓋皆作粵而𢦏字據說文則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𢦏也

說文十三篇蚰部曰蠢蟲動也从蚰舂聲𢦏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𢦏于西玉裁按此引古文大誥記憶之

猒也如或籤或召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尚書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尚書同絕無我有截于西之句截字壁中初出時安國讀爲蠢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

正義曰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玉裁按說文敷主也王謂腆爲敷之假借也敷經書多作典釋文曰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譌

誕敢紀其敘

紀莽作犯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疵莽作眥災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莽云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今文尚書絕異

今蠢今翌日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說見上篇翌訓明

下文翼訓佐訓敬天寶已前字形本自分別

民獻有十夫

作獻者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獻作儀尚書大傳周傳

云書曰民儀有十夫是也如大歌儀注獻讀為沙司尊

彝注獻讀為犧又讀為儀讀為摩莎之莎郊特牲注獻

讀爲莎齊諸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轙或从
金獻聲作钀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
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並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
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
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
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吕古文改之如
王莽傳引書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
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
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
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玉裁前說旣成之後於戊申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

單賓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前說非肊說矣

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亦甚明

鄭注論語云獻猶賢也凡訓故之例義隔而通之曰猶獻本不訓賢直以其爲儀字之假借故曰猶賢也若僞孔於萬邦黎獻徑云賢也則未嘗窺見此旨矣

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

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敉皆作撫玉裁按撫卽敉字說文攺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

邦莽大誥作國今文尚書也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莽大誥曰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翼訓敬與孔同

王害不違卜

害孔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然蔡

氏此注云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最爲得解須知天寶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此篇中曷字皆作害篇首害字乃假割衞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莽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字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烏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造莽作遭今文尚書也投莽作解解葢投之訓歟

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魏三體石經友古隸邦三體俱存亐篆囏古文大隸可古篆征三體俱存鰥三體俱存寡古篆哀古篆卬隸自古篆卹古篆皆大誥文也恤尚書

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毖于卹之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說文八篇比部曰毖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卹

已

莽作熙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尚書遺字如第三行㠯下云大保龜粤玆載𥂝自亐我友邦君庶邦亐鷙大可征緐喪卅三行以下寡卬自于卹不敢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

㬪一替一朁此皆曰部之朁字從曰兟聲非從竝㠯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曰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朁爲替及攷漢書翟義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尚書作替以說漢書者舊訓如此而仍之於是知今文尚書作朁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替僞孔云廢也汗簡於㠯部有㬪字注云僭字也出石經於尸部又出㬪字注云替字也出朱育集字其乖異如此

又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

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

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

又按魏時古文尚書盛行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斷不用

夏侯歐陽尚書也大誥曆智字卽與莽書合要未可舉

一以例其全

唐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六典云祕書省校書郞正字

掌校讎典籍刊正文字字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

二曰大篆惟於石經載之三曰小篆謂印璽旛旐碑碣

所用四曰八分謂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

及公私文疏所用國子監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

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石

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按此知唐時三體石經雖拓本不易得而轉摹字蹟用爲楷則張參五經文字序例專舉蔡邕殆非也然參云刊定五經備體刻石似亦以三體謂系之伯喈三體石經正用古文其云古文廢而不用大篆用諸石經似分別未審耳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烏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釋文曰畏徐音威玉裁按莽大誥正作威

丕丕基莽作太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孔傳亦同也以矣訓基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晉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丕丕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尙書作不克也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王氏鳳喈曰閟毖傳以爲愼勞而疏云閟愼釋詁文毖釋詁但有毖愼無閟愼說文比部毖亦訓愼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莽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愼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愼不可云

愼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勞愼是僞孔亦知毖訓愼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邪然則此閟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愼可知也

玉裁按釋故曰毖神溢愼也攷許君云祕神也鄭君云閟神也然則爾雅之神猶祕也毖祕閟古通用爾雅之溢仍卽前文之溢謐愼貉謐密寧靜也郭注云神未詳者未嘗參五深思耳尙書斷無複用閟毖二字之理玩孔傳上文無毖于卹釋云無勞于憂此處毖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毖愼也古人注經有此一例如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云于於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也以別下于昔育恐育鞫傳云育長箋則云昔育之育稚也以別

下有此亦以上文毖訓勞故分析以相別葢經文因其
有毖字傳訓慎矣而又云慎勞者此因毖兼訓勞又襲
孟康漢書注爲之荓大誥天毖勞我成功所荓今文尚
書眡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毖訓慎也
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荓作天亦惟勞我民
若有疾葢今文尚書無毖字勞非釋毖也今經與古文
經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皆難
讀爲肌求之如此
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毖于卹之訓也尙書在魏時毖作
祕未可知僞孔傳毖訓勞又必有所本
尙書之毖或作祕或作閟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閟

遂兩存之曰閟毖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

慎者必勞故毖得兼二訓淺者以上文毖訓勞此不當訓慎則以爲閟之義與慎近增閟字於旁云閟毖以傳合傳之慎勞益作正義時尚未舛誤故曰毖慎釋詁文而改閟慎者在後也釋文曰閟音祕亦後人妄增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化誘棊作告

天棐忱辭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輔道天輔之也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詩其命匪

諶說文作天命匪忱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覩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顔　師古引尚書大誥天棐諶辭此非小顔尚書本作諶也小顔引古多不爲分別之習如下文引詩秩秩大猷聖人謨之唐初詩無作猷者直改同班文耳凡引古辭同字異者必仍其字而爲之說李善注文選其例最善如此篇引尚書而申之曰諶與忱古字通也全書皆如是後人所宜師法

其考我民

萃作天其累我㠯民

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害石經及各本皆作曷說詳湯誓後皆同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
畢
攸受休畢𢍁作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
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葢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丕丕
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
弗肎堂矧弗肎構
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肎構矧弗肎穫皆有弗字檢孔傳
所解弗爲衍字玉裁按矧弗肎構矧弗肎穫猶言益弗
肎構益弗肎穫也矧況也況益也
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鄭王本於肎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玉裁謂此顚倒見也其事既別理應重出淺者以其重複而妄刪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肎曰我有後弗棄基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告曰不克堂桓注引尙書乃不肎堂矧肎構玉裁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葢今文尙書作克也桓是誤字宋人避諱改者

厥父菑厥子乃弗肎播矧肎穫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弗棄基

隸唐石經作彝此以隸體中有世字故避之而用古文

唐人爲之唐以後不必襲之也

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卬我也故彝作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彝作民長　玉裁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大命既肎堂肎構肎播肎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毋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踳駁不可通　王莽敹之曰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

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偽孔傳尤為不可通

又按此若考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民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因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恒情曉之也

又按友棼何以作效湯武葢叐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佀今文尚書叐葢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棼用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尚書棼多用其訓故藉使一時易明曉

王曰烏呼肆哉

肆哉山井鼎說足利古本作肆告我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爽葬作勉助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爾時罔敢易法葬作爾不得易定法古文作命與定形相侶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葬作定按詩爾無正桑柔傳皆云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按鄰胥伐于厥室正與上文有友伐厥子相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稽葬作啻古通用無逸稼穡漢石經作嗇

予害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敢弗于從

敢弗于從葬作害敢不卜從

率寧人有旨疆土

案今經傳旨作指而正義中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爲衛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葬大誥正作有旨疆土師古訓美蓋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白虎通誅罰篇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玉裁按此謂管叔爲周公弟張湛注列子亦云小白者子糾

次弟皆說之異者也此篇又云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
祿甫也

莽大誥具錄於後俾學者參攷

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
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
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
嗣無疆大厤服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況其能
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
奔走㠯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
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㠯丹
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於西土
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
復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
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
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介國君或者無不反曰
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宮宗室於小子族父
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
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
為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位㠯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繈緥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爲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㠯成三阸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鼙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㠯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㠯祐我帝室㠯安我大宗㠯紹我後嗣㠯繼我漢

功厥害延純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失營不
愛亦惟帝室是㠯廣立王侯並建曾元俾屏我京師綏
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
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
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
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㠯受白虎威勝之
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
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
古讖著言肆今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㠯安我帝室俾
我成就洪烈也烏虖天明（宋景祐本作明 今本作用誤）威輔漢始而
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

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
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
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吕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
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
所受休輔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
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予
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迺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
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
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於漢
國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

之不易弗弔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古本作卜非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㠯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